

未來神學教育的走向

馬丁路德說：「一個真正的神學家，必須能藉著十字架及其上的苦難認識上帝。」這一句話，正道出了神學教育的精髓。因為不論從狹義的角度，神學教育是在為教會培育合神心意的全職工人來看；或是從廣義的角度，神學教育亦肩負造就一般信徒的使命來看，路得都認為，成為一個十架神學家，是所有信徒不能逃避的任務。反之，想要從人的成就與修為，或人的智慧與努力來認識神，就成為「榮耀神學家」，這才是所有信徒當逃避的追求。我們將從這個基點出發，從以下五個角度探討華人（主要指台灣）神學教育的未來走向。

一、神學教育的發展趨勢

長久以來，華人的神學教育一直走得非常辛苦。因為華人教會一向將教會建立與拓展的工作視為第一優先。即使成立神學院校，也不會是基督徒學生的進修首選。

所幸，仍有無數宣教士、基督徒學者與牧者筭路藍縷，慘澹經營的努力，神學教育在近三、四十年有了重大突破成長。神學院不但能吸收到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教會對牧者是否受過正式神學教育也越趨重視。未來的趨勢將會呈現百花齊放的局面。較具歷史及規模的神學院，會盡量朝符合政府的規定辦學，成為合法並合乎社會、教會期望的宗教教育機構。其他中小型神學教育機構，仍會因為有許多中小型教會的需要而繼續存在。對神學院校的訓練採保留態度的教會體系，也有自己的訓練模式。人力、財力雄厚的大教會將自行成立訓練中心培育符合本身事奉理念的工人；甚至融合傳統師徒制、或私塾制的精神。無論以何種方式訓練，事奉需要專業訓練，甚至「證照」證明的風氣將更為普及。

二、所面臨的挑戰與危機

信徒接受神學教育成為服事者，或牧者的養成過程，其實相當漫長；因為大多數基督徒都未在學生時期接受過正式的神學教育。這種利用課餘假期或畢業後才實施的神學教育，無論是在學識的累積、靈命的鍛鍊或事奉的訓練上，反而需要更長的時間進行。但是今日的社會變遷如此快速，教會信徒知識水準日益提升，工作不斷延伸拓展。在這種需才孔急的挑戰下，神學教育最大的危機，就是在質量不可兼得時，想以工人數量的增加取代工人素質的提升。

三、教會應有的因應之道

使徒行傳中在教會增長的描述中，很明顯的，對「領袖素質」的著墨重於「組織建立」。不過今日教會顯然對後者的興趣與用心遠大於前者。只要能快速看見成果的福音活動或聚會，就容易聚集教會的人力、靈力、財力。以 2008 年的「台北葛福臨福音節慶」為例，竟能在一年半的籌備期中，凝聚 15 個教派與機構，537 間教會，動員 1041 位志工，並籌募到 3212 萬的經費。但這種現象至今未發生在重要性相等，卻耗時費日的神學教育、人才培育計畫上。若是教會界在致力於宣教工作時，與神學教育機構合作，投注同樣的心力於人才訓練與培育上，期望中的復興或轉化將更能指日可待。

許多人對神學教育也呈現一種迷思，認為沒有牧會經驗或牧會成果不佳者，不適合成為神學教育師資。事實上牧會經驗不是從事神學教育的必要條件，而應是充分條件。就像強調「沒有社會工作經驗者，不適合作牧者」一樣，是一種誤解。今日有許多傑出的牧者，都是大學畢業後（或在當兵後），直接進入神學院，然後長期事奉。所以重點不在於有沒有做過什麼工作，而在於是否具備長期的學習能力；不在於有沒有「牧會」經歷，而在於是否具備「牧養」的學習能力。

至於牧會成不成功與從事神學教育，直接關連性更小。神學教育發展至今，已越來越專業分工化。某些科目固然需要有經驗者來授課，像是教牧學、講道學、宣道學、釋經學等。但也有很多科目根本不需太專業的牧養經驗也能教授，像是聖樂、聖經語言、教會歷史、系統神學、組織管理等。2010 年 4 月剛率領杜克大學男籃隊，拿下隊史第四座 NCAA 冠軍的 K 教練（Mike Krzyzewski），學生時代只是西點軍校的籃球隊員，毫無名氣。但是他 30 多年的教練生涯，在美國籃壇的成就，卻是無人能出其右。籃球皇帝 Michael Jordan 退休以來只會買球隊，卻無法成為好教練。這證明多數人的恩賜，只適合某種領域。所以牧會成功亦應被視為從事神學教育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

四、歷史中的回顧與省思

從華人教會發展的近代歷史看，華人神學教育一向受惠於西國宣教士、差會及神學院校之啟發與幫助甚深。過去、今日如是，未來仍將如是。雖然華人的神學教育行政體系已由華人主導，但背後的神學教育體制、理念或內容仍以西國為師。因為今日神學院中，大多數的師資都受過歐美神學院的正式訓練。這些福音派神學院的神學研究、解經深度、牧養治理、佈道護教、宣教訓練，都還是我們難以望其項背的。所以華人在神學教育上越是受西方傳統悠久、信仰純正之神學院的紮實訓練，越有可能建立合乎真理、又符合處境的本土神學教育。反之，若一味排外，故步自封，不願從西國幾百年的傳承經驗中學習，反而會產生許多偏差。

五、展望未來的榮神之道

馬禮遜 (Rev.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在中國服事 27 年至死，帶領信主者只有個位數，更未建立任何教會。若以今日「榮耀神學」的觀點論他，他應屬於被淘汰的傳道人。但他對整個中國福音事工及神學教育影響深遠，無與倫比。他譯聖經、辦刊物、設學堂，卻沒有行過任何一個神蹟，人生結局是積勞成疾、英年早逝、埋葬他鄉。從很多角度看，似乎是失敗的人生，但他卻是一位路德眼中不折不扣的「十架神學家」。

馬禮遜像一粒死了又埋的麥子，卻結出許多子粒；因為他走的是一條十架之路，而不是捷徑。神學教育是教會百年樹人的工作，所以也沒有捷徑。無論這個世界的需要有多大，都不能因成效的需要，犧牲了工人素質。品質的提升勢必需要時間、需要下功夫、深耕才會開花結果。還有什麼道路比效法基督的十架之路更能榮耀神呢？